

武平文史資料

总第六辑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六辑

(内部发行)

8413872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武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组编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前 言

解放前的武平是个封建割据势力十分猖獗的地方。其总头目、总代表就是钟绍葵。他围剿红军和赤卫队，摧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屠杀革命志士，是臭名昭著的历史罪人。到头来，他却又成了国民党军队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钟绍葵死后，其部下各小头目纷纷拉旗扯号，占山为王，割据一方：一方面，荼毒人民，残害百姓，杀人越货，敲榨勒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一方面，其内部又弱肉强食，互相火并，互相扩充势力，搞得地方糜烂不堪。其总根子，盖源于钟绍葵。

武平封建割据势力的各种代表人物都拥有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一九五〇年，仅三野二五九团在武平各地缴获的枪支，就达三千五百多支，其中驳壳枪三百多支。加上一九四九年四野大军在武平缴获的武器，就难以计数了。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匪患不除，民无宁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彻底摧垮了压在武平人民头上的封建统治。武平获得了新生。

本辑发表的都是阻碍历史前进的我县反面人物的史料。还有一些正在搜集整理，拟在第七辑中继续发表。尽管我们对历史采取了认真负责的态度，但由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所以错误和缺点仍然难以避免，极盼同志们批评、指正！

目 次

- 1、前 言 (1)
- 2、钟绍葵浮沉录 施青岚 (1)
- 3、钟冠豪其人其事琐记 范四明 (12)
- 4、无恶不作的潘顺荣 余波、山农 (18)
- 5、钟在东自食其果记 芥 园 (33)
- 6、略谈钟福兰、钟隆、钟勇、林国梁之死 胡尚琴 (36)
- 7、人类的渣滓 社会的脓疮 孔一仓 (39)
- 8、谈林蛮古的“蛮” 林 泉 (47)
- 9、东留一霸——王乃文 杜铮、何琳 (49)
- 10、从政武平的琐记 钟日兴 (53)
- 11、中正区人民民主政府被匪袭击前后情况 林日基 (57)
- 12、解放初期武平残匪夜袭县城的前前后后 叶洗非 (60)
- 13、残匪夜袭武平县城侧记 张 垣 (66)

钟绍葵浮沉录

施青岚

一

钟绍葵，1901年生，武平县岩前镇龙井村人。父钟友月，系晚清秀才，在岩前镇上开了一间小当铺，一面经营生意，一面设馆授生，收入倒也可以。母王氏（一说曾氏），据说很象个《水浒》中顾大嫂的模样。绍葵是他们中年以后生的儿子，自然倍加溺爱。钟绍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在父亲那里，他稍涉诗书，学习了写字作文的本领；在母亲那里，他禀承了好勇斗狠的性格和魁梧强健的体格。

1913年，十二岁的钟绍葵跟随父亲，在镇上的当铺住宿，意为一面读书，一面学做生意。第二年，绍葵碰上了这样一件事：深夜，三个蒙面人突然闯进他的当铺行劫，父亲吓得瘫在地上，被一个蒙面人用枪顶住了后脊梁；绍葵缩在被窝里，另二个蒙面人见他年纪尚小，不加注意。正当蒙面人翻箱倒柜、搜检细软之际，绍葵悄悄地从被窝里爬了出来，溜到屏风后，取下挂在墙上的土铳，瞄准看押父亲的蒙面人，扣下扳机。轰然一声，那个蒙面人当场毙命；余下两个人不明枪响何处，仓惶中急急扔下所盗物件，落荒而逃。钟绍葵第一次显示了他好勇斗狠的性格，同时却也诱发了他的冒险心理。这时，他才十三岁。

十三岁的少年，竟毫不手软地杀死了一名敢于侵犯他家的盗贼，在岩前山村，一时传为佳话。钟绍葵忘乎所以了。他更进一步幻想自

已能够成为一个大人物，而且飘飘然仿佛自己已经是个“大人物”了。他于是开始厌倦诗书，觉得“子曰诗云”不可能给他带来实际的好处。他对“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陈辞烂调表示怀疑。他憧憬的是大碗酒、大块肉、大斗分米谷、大秤分金银和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的如意生活。

又是一件事，促使钟绍葵走上了这一条道路。民国六年，他家准备在住房附近兴建一个神龛，而附近曾姓族人却以为他们钟家要修炮楼，便派妇女偷偷前去拆毁，恰好被他发现了。钟绍葵故伎重演，又操起过去打死蒙面人的那支土枪，击毙了一名曾族妇女。从此，钟曾两姓纠纷迭起，乃至械斗不止。参加绍葵一伙械斗的乡里无赖少年，便成了他啸聚山林的基本队伍。这年，钟绍葵才十六岁。就是说，从十六岁起，钟绍葵就走上了杀人越货、拦劫商旅的道路。

二

“有枪便是草头王”。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切中时弊的一句名言。想当“草头王”，手里要有枪。钟绍葵正是在夺枪、火并小股同类等一系列冒险活动中发迹起来的。

钟绍葵的第一支枪是这样夺来的：大约在他二十岁那年，他纠集了几个亡命之徒，埋伏在闽粤交界某要隘的茶亭里。两个保安团士兵背着二支驳壳枪正在茶亭里歇凉。绍葵派一人化装成傻瓜模样，眼睛滴溜溜地瞧着木匣子，并傻乎乎地上前打听木匣子里装的是什么好玩的东西。保安团士兵完全丧失了警惕，便摸出枪来玩，把枪吹得天花乱坠。“傻瓜”假装好奇，闹着要求也看一看。待枪拿到手后，“傻瓜”即亮出腰中土铳，扳机一扣；伏在隐蔽处的另外两人亦同时打响土铳，击毙了另一个保安团士兵。从此，钟绍葵开始有了两支驳壳枪了。

民国十六年，钟绍葵已纠集了一支三、四十人的队伍，装备大部份是刀矛和土造枪支，只有少数钢枪。

民国十七年，钟绍葵趁驻防岩前的粤军一连自卫队下田摸田螺之机，发动突然袭击，缴枪六十余支。同年秋，加入兰玉田部，并与谢惠琼结婚。这时的钟绍葵，已初步称雄武南各乡。军饷来源主要靠征捐派款，不再干小打小闹的打家劫舍勾当，并且也不准别人干这种勾当，一时地方上倒显得比较“太平”了。

民国十八年，共产党员李长明打入钟绍葵部。绍葵亦知道长明是共产党员，却还与长明结拜“兄弟”，并听长明的意见，到武北去缴大地主乳名叫“贱狗佬”的枪，又罚了贱狗佬几千个大洋。钟绍葵于是购买枪支，扩大武装，成立保安队。李长明意欲利用钟绍葵，准备邀请全县大地主及有势力的头面人物开参政会，在会上把这些人统统捉起来，然后就发动农民暴动，成立苏维埃政权。

同年秋，钟绍葵奉命攻打象洞洋背的农民武装。据说，由于受李长明的影响，钟绍葵的此次行动只是做做表面文章，还不是死心塌地去打，当时钟部还教唱共产党的歌。打象洞时，抓了几个农会委员，连长钟开文要把抓来的人统统枪毙，但钟绍葵不同意。钟开文便连夜跑到岩前，找刘香亭。刘香亭也是个晚清秀才，与钟友月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对钟绍葵很有影响。但刘香亭思想反动，他主张枪毙李长明。钟绍葵说：“长明是我的拜把子兄弟，我不能枪毙他。”考虑到李长明继续留在身边，李的生命安全很难保障，钟绍葵于是决定叫李长明走。唯恐钟开文半路袭击，便派了几个亲信去护送长明，临别时，还送了三支驳壳枪给长明。这件事，是钟绍葵死后，钟冠豪率绍葵旧部于黄土岭伏击黄苏时，在极度气愤之中说出来的。钟冠豪并说：“早知如此，还不如当时跟李长明走呢！”李长明一走，策动钟绍葵

召开参政会议并举行农民暴动的计划，自然就落空了。不过，由此可知，民国十八年以前的钟绍葵还只是扮演了一个类似“绿林”的角色，却尚未形成鲜明的政治主张。

嗣后，钟绍葵率六十余人枪，移驻县城文昌阁，与另两股地方割据势力钟冠勋、钟文才（自称保商队）保持密切的联系，准备控制县城及武平各地。时地方军阀卢新铭派了以汤学铭、梁××为营长的一个营三百余人，进驻县城的林家祠、陈家祠和梁山书院等处，企图吞并钟绍葵。阴谋被钟绍葵察觉。钟氏决定先发制人，遂一面以地方绅士名义，摆下“鸿门宴”，请汤氏赴宴，一面暗中联络了钟冠勋、钟文才，迅速包围了汤梁各驻防地。汤梁中计，于宴会中被扣。钟绍葵又逼汤梁向其部下喊话，要他们缴械投降。就这样，钟绍葵轻而易举地吞并了卢新铭的一个营，得枪三百余支。从此，钟氏势力急剧扩大，散布武平各地的小股割据势力纷纷前来依附。钟绍葵拥有人枪四百余，独霸武平局势已成，遂改“武平保安队”为“武平救乡团”。

民国十九年，上杭河东一带已成了农民赤卫队的天下，土豪劣绅纷纷逃入杭城。时卢新铭部已被红四军击溃，杭城防守空虚。于是，上杭商家组织代表团到武平请钟绍葵驻防上杭。钟氏欣然允诺，命三连（连长林天寿成）及潘绣文冬防队留守武平，一连（连长杨金山）、二连（连长钟朝院）及短枪队四五十人进驻上杭。进城时间是年除夕晚上，目的是避免让河东赤卫队知道虚实。团部驻在南门刘堂华（“德和隆”）店里。钟绍葵感到以“武平救乡团”的名义去占领上杭已甚为不妥，遂更名为“汀属武装救乡团”，並聘请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王史青做教官，对部队进行正规化军事训练。从此，钟绍葵坚决地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当时的军饷主要由上杭负担，其标准亦颇不低：一等兵每月十块零五角大洋，二等兵十块，上等兵十二块，下士十四

块，中士十六块，上士十八块。当官的拿多少，今无可考。

民国二十年四月下旬（阴历），上杭赤卫队攻城失利。钟部扩大为八九个连。七月二十三日，红军攻城，又失利。钟部扩大为四五个大队。是年冬，又到峰市剿上杭水上警察局局长陈荣光。由于陈部的一个叫曾锡山的连长与钟氏里应外合，故没费一枪一弹，全缴陈氏二个中队，长短枪二百多支，还抢了大量大洋。钟部扩大为二个团，十九个连。

民国二十一年，粤军送给钟绍葵三百多支枪。钟氏遂投奔广东军阀陈济棠，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军新编独立第一旅。钟绍葵任少将旅长，钟冠勋为副旅长。这时，钟部已发展到人枪二千余，并有一部分科班或行伍出身的军官，占有汀、杭、武、永四县相当一部分地盘，成为闽西一支重要的割据势力。此后，钟氏常率所部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围剿”红军，也常独自骚扰苏区，袭击我工农地方武装，但不敢轻易地与我正规红军交锋。这一年，是钟绍葵发迹的顶峰。

但钟氏的好景不长。是年冬，红十二军攻打钟氏主力，直捣钟氏老巢岩前龙井。时驻岩前城的广东第一集团军第八师教导团袖手旁观，一枪不发。钟部损失人枪三分之二以上，余五百人枪，仓惶逃到下坝。

民国二十二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实行第四次“围剿”期间，广东军阀黄任寰部（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的独立师）驻在上杭，钟绍葵率残部前往依附，改编为“闽西剿匪第一支队”。

同年秋，钟部由寨背调驻白沙，共六个连。时黄任寰撤回广东，钟氏无军饷，遂派人前往龙岩与十九路军六十师师长沈光汉接触。钟部即改编为“闽西游击第一支队”。是年冬，在白沙与红军打了一仗，国民党十九路军开了一团兵力援救钟氏。红军撤退到旧县。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派宋希濂攻打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失败，沈光汉阵亡。钟氏又失去了依附。

民国二十三年秋，钟部由永定开回上杭。钟绍葵有个姓肖的副官是长汀人，与当时驻长汀的省保安处处长肖乾关系甚密。于是便由这个副官牵线，去投靠肖乾。钟部遂改编为省保安第十四团，旋又改为省保安第七团。不久，肖乾遇刺。之后，钟部又改为省保安第六团，并增加了一个第三大队，去扫荡苏区。

三

民国二十四年二月，钟绍葵的省保安第六团第四中队，从上杭出发到中堡、湘店、长汀等地扫荡。从长汀返武平，途经水口梅子坑（一说梅子坝）附近时，接当地地主武装报告，说附近山上有一支来历不明的队伍三四十人夜宿（该情报是由入山樵采的农妇提供的）。中队长曾起即率百余兵士包围了该山。枪响后，对方匆匆退却，同时扔下许多光洋，士兵大喜，不顾一切地争夺光洋。曾起大喊：“这一定是大家伙，大家快追呀！捉到有重赏，回头再拣光洋不迟！”于是，双方又接战起来。由于实力悬殊，加之地形不熟，激战二十余分钟后，对方除了二十余人牺牲外，有十余人被捕，其中即有瞿秋白同志。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瞿秋白同志的随行卫队已化装，农妇无从分辨，因而报告了当地地主武装（称“常备队”，仅三五个人，一二枝枪，队长叫范连升，原是钟绍葵手下的排长）。地主武装自知不敌三四十人的队伍，因怕被袭击反而躲了起来，凑巧碰到钟绍葵部四中队，范连升便将情况告诉曾起。匆匆交火之后，见山上扔下许多大洋，曾起便以为那是富豪的商队，为了获取枪枝钱财，所以穷追不舍。事后，曾起一伙从瞿秋白同志身上和何叔衡同志遗体上（何叔衡

跳崖牺牲)搜出一部份金条，更加断定这些人是富豪。他们还听信了瞿秋白同志编造的口供，本欲私分钱财，将瞿秋白等同志释放，但又怕上面追查起来不好交代，于是，曾起便将俘获人枪带到上杭(时省保安六团团部驻在上杭)。在上杭，钟绍葵从瞿秋白同志的言谈举止以及闽赣富豪不可能于此时经过此地这两点上，估计有更大秘密。于是，严刑拷打瞿之随行人员，其中有一李姓女子熬刑不过，终于供出了瞿秋白同志的真实身份(一说瞿秋白同志的钢笔上刻有他的名字，敌人是从名字上识破瞿秋白同志真实身份的)。钟绍葵便将瞿秋白等同志解往长汀，交给驻在长汀“剿共”的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

据钟绍葵遗孀谢惠琼回忆：与秋白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个项英夫人。她是一个医生。在上杭时，她住在钟绍葵部属李玉家里，为李玉妻子看病接生。后来，项英夫人解往龙岩，钟氏部属还去送过她。此后，钟绍葵本人还亲自给项英夫人寄过钱。

民国二十五年，钟部开到厦门，又转到福州。不久，部队被编掉。

民国二十六年，由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荐举，钟绍葵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将校班学习。钟氏带着小老婆谢惠琼、部下李玉和一个卫兵兼厨子前往。在南京，蒋介石亲自接见了钟氏，授钟氏以“中正剑”和陆军少将军衔。抗战前夕，回转福建，到汀漳师管区任职(司令为涂思宗)，职务不详，主要任务是到上杭招兵。仅招到一团人，亲自送往湖南醴陵，但在路上逃走了许多，到达醴陵时，只剩下一营人(三百多人)。

民国二十七年春，通过同乡莫希德的关系，钟绍葵转投粤军余汉谋部，任少将参议。

四

同年四月，钟绍葵过去的同僚、驻永定的保安团团长陈培玉及陈

的参谋长，专程到岩前拜访钟绍葵，传达了当时驻上杭的福建省保安处副处长兼省保安团第三旅旅长黄苏的邀请，要钟绍葵去上杭参加紧急军事会议。第二天，钟氏乘自己的吉普车前往上杭。临行前，军师刘香亭曾对钟氏陈说利害；分析了黄苏在上杭召开会议的种种可能的意图，劝钟氏以不去为好，但钟氏却不以为然，迳自去了。钟绍葵没有想到，吉普车一入杭城，他就被逮捕了。时傅柏翠先生亦接通知前来开会，车至城东，忽接城中耳目关于钟氏被扣消息，回头就跑，因此幸免于难（据说，傅氏当时亦在杀之列）。钟氏被扣以后，为防钟氏旧部劫狱，关押地点一日数易。后来，风声越来越紧，钟绍葵旧部已在杭武边界集结，其同乡粤军莫希德、练惕生等也联名电请黄苏刀下留人。为防意外变化，黄苏并不宣布罪状，遂将钟绍葵枪决于原上杭县监狱门口。就这样，钟绍葵死了，时年三十七岁。

黄苏杀死钟绍葵的原因，社会上亦有种种传说。主要的一种传说是：钟绍葵捉了瞿秋白同志后，南京政府曾给钟氏几万银元的奖金，此款却被当时福建省主席陈仪侵吞掉了，陈仪怕事情暴露，所以下令干脆把钟氏杀掉。此说不足为据。据了解当时内情的人透露：黄苏所以杀钟绍葵，是当时福建省主席陈仪为了推行所谓军令、政令的统一，所采取的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的一个措施。执行者黄苏，曾在闽东扫荡过地方割据势力，很有成效；调来闽西后，照样采用闽东经验，称雄闽西的钟绍葵便被列入首杀名单，这从钟绍葵被杀以后，黄苏在闽西各地张贴“十杀令”的行动，就可以明了。如果陈仪仅仅为了侵吞所谓奖金而戮杀钟氏，则不必等至此时，因为钟氏从南京受训归来，曾在福州呆过一段时间，陈仪随便可以找到杀钟的机会。

打死钟绍葵的当天下午，黄苏即来武平到处张贴“十杀令”，召集县府公务人员及部分教师学生训话，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第三天，

黄苏前往陈坑开会，过黄土岭，被钟绍葵旧部击毙。其下场同钟绍葵一样，只不过比钟绍葵多活了五六十个小时。

时武平人士作了这么一副对联贴在黄土岭“最乐亭”大门两侧的门框上：“武士斩武将，黄土葬黄苏”。横批为“恶有恶报”，盖在原来的“为善最乐”的横匾上。

五

一九八四年秋，笔者特地走访了钟绍葵的遗孀谢惠琼。不妨再留几点谢惠琼的笔墨，想来读者诸君是不会嫌累赘的。从中，我们可以窥探一下钟绍葵私生活的一个侧面。

钟绍葵的婚姻也是比较复杂的。他一生娶过三个老婆：一妻二妾。原配姓甚名谁，尚未调查的实，据说系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的婚，钟绍葵一向对她毫无感情。小妾王氏，岩前大埔人，是一个年青的寡妇，钟绍葵娶她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和干家务活，自然亦无甚感情可言。钟绍葵最钟情者乃是至今尚存人间的爱妾谢惠琼。谢氏不明白她的生身父母是谁。自她记事时起，她便在下坝墟的一间打锡店老板家当童养媳。她十六岁那年，钟绍葵率部来到闽粤交界的下坝墟，一个偶然的机会，钟绍葵发现了谢惠琼，当即被她的丰姿美貌所倾倒，便马上把她娶了过来。钟绍葵把她当作掌上明珠，打心眼里爱她。谢氏没有文化，钟绍葵便聘了一位周姓先生，专门教她读书识字。钟绍葵一直把谢氏带在身边，去南京，去福州，都形影不离。钟绍葵上杭被捕，自知难逃一死时，还专门书写遗书，念念不忘于她。在遗书中，他恳请兄长不要让谢氏年青守寡，并准其改嫁，并要把属于他的财产留给她。钟绍葵被枪决那年，谢氏才二十五岁，绍葵兄长不践诺绍葵遗言，要谢氏为绍葵守节，并替她买了一点田产和一个养女（谢氏一

直未生育过）。但谢氏的私蓄却不断地为钟氏兄弟所残蚀、剥夺。他们还阻拦谢氏去上杭和广州定居，怕她在外面有不轨行为。解放后，作为武平县封建军阀的遗孀，被劳动改造。五十年代末，当谢氏刑满释放时，她还才四十多岁。据说，一个管理监犯的外地干部想娶谢氏为妻，但被谢氏拒绝了。此后，她入赘了一个女婿，重新组织了家庭。共产党给出路的政策重新鼓起了她生活的希望。尽管不幸养女早亡，她成了孤老婆子，她仍能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如今，她已七十多岁了，尚能躬耕，自给有余。对这一点，她是感到颇为满意的。她终于领悟到，钟绍葵给党和人民所造成重大灾难，他是危害革命的历史罪人。谢惠琼喟然长叹：“过去，我以为钟绍葵曾给我过许多幸福，他不仅是我的丈夫，而且是我一生的唯一知己，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很怀念他，并为他保持了封建的节操；现在，我才明白，是绍葵毁了我的一生，他用不到十年的富裕的生活，换走了我所有的年华和幸福！”

民间传说：谢惠琼会骑马，会打双枪，黄土岭伏击战就是她亲自指挥的，她是一个刚勇剽悍的女人……对这些，谢氏不太乐意承认。据经常接近谢氏的钟绍葵旧部说：“谢氏会骑马倒不假，会打双枪就很不实在，黄土岭伏击战，她更没有参加。她并非是一个很骄横跋扈的女人，即使她最得意的时候，她对部属也从不摆‘旅长夫人’的架子，我们都叫她谢嫂子。”

六

钟绍葵是一个阻碍历史前进的罪人。他是解放前武平县封建地方割据势力的总代表、总头目。他的罪恶实在是太多了。不过，在他的一生中，他所干的，却也不能说每一件都是坏事。

(一) 钟绍葵任“汀属武装救乡团”团长时，迫使武平的劣绅地主实行“二五减租”，谁不执行就严加打击。据说，当时武平县县长钟干丞执行“二五减租”不力，就被钟绍葵抓了起来，关在上杭好几个月。这也是钟干丞当了省参议以后，与黄苏合谋杀死钟绍葵的原因之一。

(二) 1935年，钟绍葵下令没收全县的迷信尝产，以扩充学校经费，使武平的教育事业在当时有了一定的发展。如果不办小学的村庄，则将该村的迷信尝产发给中心学校，所以不少地方争着办学。武平县原来只有二三十所小学，这时已发展到八九十所学校，比上杭、长汀还要多一些。

(三) 钟绍葵任省保安六团团长时，在武平县开过一次体育运动会。

(四) 据说，灵岩中学的创办人是钟绍葵，只是他没有出面去当董事长罢了，现存的学校的几座老建筑物，也是他策动建造起来的。所以，钟绍葵死后，即埋在灵岩中学的旁边。

(五) 钟绍葵不搞姓氏宗族关系。在岩前，如果钟姓与别姓闹事，钟绍葵则不问情由，先打钟姓三十大板，再说道理；如大姓与小姓闹事，钟绍葵亦如法炮制，先打大姓三十大板，再说道理；这就迫使钟姓不得欺他姓，大姓不得压小姓。

不管钟绍葵的主观愿望如何，上述这些，大概都不能说就是坏事。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也一并记在这里。

钟冠豪其人其事琐记

范 四 明

一
钟冠豪，1906年生，岩前镇宁洋村龙障岭下人，文化程度高小，家庭经济状况一般。

钟冠豪十三岁那年，其父被钟大辉杀死。冠豪父亲与钟大辉属同胞兄弟。小小的冠豪把仇恨的种子埋在心里，外表上却不流露出来。到十六岁那年，钟冠豪终于找到机会，把钟大辉杀死了，然后逃到江西省寻邬县山背纸寮下做纸。过了一段时间，即十八岁那年，钟冠豪投奔钟绍葵，做了卫士。民国二十年，钟绍葵在上杭县成立“汀属武装救乡团”，钟冠豪入“救乡团”办的军事教导队受训。同年，钟绍葵投奔广东军阀陈济棠，钟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军新编独立第一旅。这时，钟冠豪到庐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受训，六个月毕业，回来后，在钟绍葵部下当特务连连长，一直到保六团，到福州整编。然后，溜回武平。象钟绍葵一样，钟冠豪的政治主张是坚决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

民国二十六年冬，钟冠豪暗杀林系文县长的二个儿子名林焕南、林逸凡（人称“父子衙门”，又称“林家祠”）及当时商会主席钟佩芳。表面的理由是当时武平很乱，认为武平的混乱局面是由这些人一手造成的。其内部的纠葛，还没有搞清楚。此事，民国《武平县志》主纂、上杭丘复在其《南武贅谭》一书中，亦有提及：“二十六年冬，二子被人暗杀于家，同时商会主席钟佩芳亦遇害县城之内。黄昏

时候，同时枪杀三命，县政府莫能谁何。是日，旅长钟绍葵率志愿兵二团出发湖南，或谓钟阴遣人为之，然无佐证。人不敢言，言随踵祸。”当时，丘复也不知道林系文二子和钟佩芳是被谁暗杀的。知道的人当然有，但谁都不敢说出来，否则马上就有生命危险。

抗战前夕，县长吴石仙请钟冠豪出来组织武平县冬防队，开始只有驳壳三十余支。接着陆续购买枪弹，军饷主要是向有钱人家指派款项，谁抗拒不给就扣留谁。如中山的王三子、张威，中堡的兰白头六妹、石太盛子，岩前的钟添文等地主，都被迫拿出巨额大洋。至于贫苦人家，据说倒很少去勒索。钟冠豪很快就有了百余人枪。因主要的土匪都在钟冠豪手下当兵了，故拦路抢劫百姓的事情倒较少发生。如六甲土匪刘玉华擅自抢劫，即被钟冠豪抓去枪毙。钟冠豪实际也是在抢，但主要是抢大的，不抢小的。

二

丘复《南武贅谭》：民国二十七年，“保安处副处长黄苏至上杭，钟入见被拘，并不宣布罪状而枪决。下午，黄往武平，越两日返杭，过黄土岭，被人狙杀。因果循环，出人意外。”

钟绍葵被拘，随同钟氏的部属钟先登被枪决，这消息，由死里逃生的钟氏卫兵林跃光迅速地向钟冠豪作了报告。钟冠豪马上联络长汀、上杭、武平的的钟绍葵旧部，派代表在杭武交界的上杭金山迳马启球家开紧急会议，策划集结一百七十人，组成短枪队，进杭城劫狱，并通知隐蔽杭城的密探侦察关押地点。黄苏料到这一着，关押地点一日数易，钟冠豪怕弄巧成拙，劫狱计划遂未实行。旋又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告状，未几，而钟绍葵已被枪决。当天下午，黄苏代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来到武平，又是召集县府公务人员和教师学生训话，又